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丙志 第十一卷

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，政和中，以道學上舍，貢於京師。與河北李陶真道人相識，李好吹鐵笛，蓋放浪不羈之士也。曹後歸鄉里，宣和三年，為神霄宮副，李從京師來見之，有一馬，置於四十里店民家，時以薦福寺為宮，每吹笛宮門，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，往來月餘，一旦告別，會曹入城，李來不相值，彷徨良久，顧道童周永真，索筆硯，題詩壁間雲，一別仙標歷四春，神霄今復又相親，爐中氣候丹初熟，匣裡光芒劍有神，未駕鸞輿朝碧落，且將蹤跡傲紅塵，乘風暫過羌廬去，異日相期拜紫宸，書其後曰，潛真散，人瀟湘訪曹副宮不遇留題，方擲筆，曹適歸，永真以告，而李已不知所在矣，明年，一客白袍皂緡，甚古，入曹之室，視壁間字，問誰所書，永真言李陶真先生也，客笑曰，九百漢，亦索筆書對壁，自稱道人李抱一，雲，一粒金丹續命基，算來由我更由誰，神龜移入雲端去，彩鳳搏歸地母騎，溟涬浪中求白雪，崑崙山裡彩瓊枝，只消千日工夫足，養個長稜八角兒，書畢即去，後三年，又有姓崔者來，讀二詩大笑，時永真亦在傍，崔瞪眎移時，咄曰，汝師曾食肉乎，曰，然，曰，非汝買與之耶，安得如是，連猝其耳，復掘之仆地，徑趨出，初永真性蒙鈍，及是覺聰明頗開，後易名彥昭為道士，二李之詩，嘗刻石於宮，靖康中，神霄廢復為薦福，石為僧所毀，曹與善至八十五歲，幹道四年方卒，周說

朱氏乳媼

鄉人朱漢臣，宣和中為太學官，其乳母死，殯於僧庵，及還鄉里，不暇焚其骨，朱妻弟李元崇景山，入京舍客館，夢老婦人彷徨室中，明夜又夢，且泣訴曰，我朱家乳母也，不幸客死，今寄某坊某庵中，甚不便，願舅挈我歸，李白，庵中較柩不少，何以為志，曰，在庵之西偏，塚上植竹兩竿，南者長而北者短，柩上所題字尚存，索之當可得，李既覺，不復寢，急取紙筆書之，遲明往訪，尋至其處，如所言，以告守僧，出柩而焚之，裏遺燼付一僕，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，初來時，每夜聞歌叫嘻謔聲，終則多歎泣，至明，所供器或東西易位，月夕尤甚，殆不安寢，今久矣，亦不復畏也，李歸番陽，未至之三日，朱氏夢媼來，有喜色，曰，久處異鄉殊寂寞，賴李二舅挾我歸，將至矣，一家皆為哀歎，遣人迎諸途，盛僧具以葬焉。

華嚴井鬼

劉彥適，登第歸，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，會散，宿院中，闔黎僧繼登，督其徒收拾供具，見客戶不閉，責問僮奴，皆雲二劉掩關寢久矣，秉燭巡視，室空無人，衾裯亦不見，疑為它往，而三門又已扃鑰，登吒曰，必華嚴鬼也，亟命取鈴杵往訪焉，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，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，時出為物怪，繼登過西邊，得遺被，及華嚴牆畔，又得一履，院僧熟睡，排闌而入，徑趨井所，二劉果對坐井上，互舉手推挹，為遜讓之狀，即扶以歸，既醒，扣其故，曰，終夕倦局，恰登床欲寢，而行者來傳閻梨之意，雲夜尚早，正煎湯相伴，幸可款語，遂隨以行，了不知牆壁之留礙，俄聞婦人歌笑聲，朱門華屋，赫然煥耀，或導使入門，念兄弟同行，義難先後，方相摶避忽冥然無所睹，非師見救，皆墮井死矣，彥適，字立道，施三[女更]

州民張元中，所居通達，與董梧州宅相對，董氏設水陸，張夢女僧施三[女更]來，曰，久不到君家，今日蒙董知郡招喚，以眾客未集，願假館為須臾留，張記其已死，不肯答，又曰，曩與君買婢，君約謝我錢五千，至今未得，我懷之久矣，非時不得至此，幸見償，張寤而惡之，明日買紙錢一束，焚於澹津湖橋下，夜復夢曰，所負五千而償不用百，儻弗吾與，將投牒訟君，是時勿悔也，張不得已，如其所須之數，舉以付寺僧，使誦經，既而歎曰，數與鬼語，更督無名之債，吾豈不久於世乎，然其後八年乃死，胡匠賽神

番陽民俗，殺牲以事神，貧不能辦全體者，買豬頭及四蹄享之，謂之頭足願，木工胡六病，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，置五物釜中，俟巫者，會節序多祀事，巫至昏乃來，妻遣女取饌，奔而還，告母曰，母自往取之，兒欲視吾父，色殊怖沮，母至廚發幕舉肉，亡其一蹄矣，倉黃不暇究，但別買肉以補之，既罷，女始言適欲入廚，見黑物宛宛，徹屋上下，了不能辨其狀，故驚而出，後數日胡匠死。

趙哲得解

鄱陽縣吏李某，幹道四年七月，夢出城過東嶽行宮，道上見故同列，抱文牘從中出，告曰，此本州今秋解試榜，來書岳帝，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，曰，但有君巷內趙哲一人耳，夢中思之無此子，以為疑，其人曰，趙醫秉德之子也，李曰，此吾近鄉，熟識之，渠名中興，非哲也，曰，吾言不妄，君當自知之，遂去，時此吏死數年矣，李異之，出詣趙，欲話其事，遇諸途，趙曰，吾已納保狀，夜夢人相勸雲，朝廷方崇太平之業，而予尚名中興，又與國姓同不可，能易之乃佳，吾甚惑此夢，今將謀之朋友，李大笑，具道所見，使改名哲，且曰，子若薦送，吾以女嫁子，是歲哲果登名於春官，李遂納為婿。

白衣婦人

宣和中，鄉人董秀才，在州學，因如廁，見白衣婦人，徘徊於前，問其故，曰，我菜圃中人也，良人已沒，藐然無所歸，董留與語，且告以齋舍所在，至夜，遂來並寢，未幾得疾，同捨生或知之，以白教授，教授造其室，責之曰，士人而為異類所馮，何至此，扣其所有，曰，但嘗遺一袒服，取牴之，穢而無縫，命投諸火，遣諸生蹤跡焉，一老圃曰，向者小兒牧羊，一牝羊墜西廊井中，不可取，今白衣而出，豈其鬼歟，呼道士行法，咒黑豆投於井，怪乃絕不至，然董亦死。

錦香囊

德興縣石田人汪蹈，紹興十六年，延上饒龔滂，為館客，書室元設兩榻，龔處其東，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，秋夜，龔已寢，燈未滅，覺西榻窸窣聲，俄有婦人揭帳出，冠珠翹，瑤環玉珥，奇衣袵服，儀狀麗，圖畫中所未睹，徑前相就，龔喜懼交懷，肅容問之，曰，君何人，何自至此，曰，中丞不須問，龔曰，吾布衣也，安得蒙此稱，曰，君明年登名鄉書，即擢第，前程定矣，遂留宿，雞初鳴，灑泣求去，解所佩錦香囊為別，曰，謹秘此物，無得妄示人，苟一人見，即不復香矣，過四十年，當復來取之，戀戀良久，攜手出戶，仰視天漢，指一大星曰，此我也，方諦觀次，有物如白練，自星中起，下垂至地，婦人即登之，既去丈餘，回顧曰，郎亟反室，脫有問者，勿得應，違吾言，將致大禍，遂冉冉上騰而滅，龔凝佇詹慕，不忍去，忽思向所戒，急歸閉關，未一息，聞人擊戶，拒不答，怒罵而去，至明，視所遺囊，文錦爛然，非世間物，中貯一合如玳瑁，以香實之，芳氣酷烈，不可名狀，具以語汪翁，汪婿王慶老，屢求觀，不得，乘醉發笥偷玩，香自此歇矣，龔果自此登科，所謂中丞之祥，未知信否，予族人紂代龔為館，見汪翁道此。

牛疫鬼

紹興六年，餘乾村民張氏家已寢，牧童在牛圈，聞有扣門者，急起眠之，見壯夫數百輩，皆被五花甲，著紅兜鍪，突而入，既而隱不見，及明，圈中牛五十頭盡死，蓋疫鬼雲。

牛媼夢

樂平縣杭橋市，染工程氏，夢老媼來曰，負君家錢若干，除已償還外，猶欠若干，幸餘一屋，可以充數，今別君去矣，再拜而辭，既寤，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，剝貨得錢，如夢告之數。

程佛子

德興縣新建村，居民程氏，屋後二百步有溪，程翁每旦，必攜漁具，往踞躡石而坐，施罔罟焉，年三十，時正月望，夜夢人告曰，明日亟去釣所，當獲吞舟魚，覺而異之，雞鳴便往，久無所睹，自念夢具欺我歟，忽光從水面起，照石皆明，掬水灌面，澄心

諦觀·但有大卵石·白如雪·光耀粲爛·一舉網即得之·持以歸·婦子皆驚曰·爾遍身安得火光·取置佛卓上·一室如晝·妻窺之·乃如乾紅色·頃刻化為帶·長三尺·無復石體·益驚異·炷香欲爇間·大已如楹·其長稱是·懼而出·率家人列拜·俄聞屋中脣膊聲·穴隙而望·如人拋擲散錢者·妻持竹畚入·漫貯十餘錢·方持行·已滿畚矣·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·莫不然·良久遍其所居·或擲諸小塘·未移時亦滿·其物在室中連日·翁拜而禱曰·貧賤如此·天賜之金·已過所望·願神明亟還·無為驚動鄉閭·使召大禍·至暮·不復見·而柱下蹠一牛頭·搖耳動目·儼然如生·明日乃寂·然程氏由此富贍·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·設齋飯縉黃·名曰龍會齋·翁頗能振施貧乏·裡人目為程佛子·紹興二十九年·壽八十三歲而卒·其孫亦讀書應舉·

芝山鬼

芝山在城北一里·左右前後皆墓域·僧寺兩廡·鼓枃相望·風雪陰雨·輒聞啾啾之聲·蓋鬼區也·紹興十六年·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·入寺設水陸·夜未半·闔寺聞山下人戲笑往來·交相問勞·程祠部守墓僕·自支徑黃泥路口歸·逢三人同行·厲聲曰·吾輩以寺中會集·見召而往·汝何為者·而敢至此·追逐欲歐之·僕奔竄·適有篝火從寺出者·乃得脫·葉伯益

浮梁程士廓宏遠幹道三年·自秘·書丞罷歸·妻有娠臨月·其弟宏父·如景德鎮·十二月十五夜·夢葉伯益謙亭舍人訪其居·求一室寄跡·宏父曰·兄弟宴居處不甚潔·獨土廓新治書齋為勝·君試觀之·相隨而入·見供張華潔·如宿辦者·喜曰·此中便可久留·吾得之足矣·共坐索飯·且求火肉·火肉、鄉饌也·伯益生時固嗜此·索之諸房·又得於土廓位·既具饌·客飽食就枕·宏父夢覺·明日還家·道遇僕至·報土廓妻得子·因名之曰亨孫·時伯益物故·恰三年矣·

李生蟲瘤

浮梁李生·得背癩疾·隱起如覆盂·無所痛苦·唯奇癩不可忍·飲食日以削·無能識其為何病·醫者秦德立·見之·曰·此蟲瘤也·吾能治之·取藥傅其上·又涂一綿帶繞其圍·經夕瘤破·出蟲鬥許·皆蠹蠕能行動·即日體輕·但一小竅如箸·端不合·時時蟲湧出不勝計·竟死·予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台日·州民病死·魏公雲·世間無藥可療·唯千年木梳燒灰·及黃龍浴水·乃能治爾·正與此同·

錢為鼠鳴

吾鄉里昔有小民·樸鈍無它技·唯與人傭力·受直族祖家·日以三十錢顧之春穀·凡歲餘·得錢十四千·置於床隅·戒妻子不得輒用·每旦起·詹玩摩拊·乃出·一夕寢不寐·群鼠鳴於旁·拊床逐之·不止·吹燈照索·無物也·燈滅復然·擾擾通夕·蚤起·意間殊不樂·信步門外·正遇兩人相歐鬥·折齒流血·四旁無人·遂指以為證·里胥捕送縣·皆入獄·民固愚·莫知其爭端·不能答一辭·受杖而歸·凡道途與胥吏之費·積踰如洗矣·

張二子